



福建简明历史
丛书

福建革命史辑

福建学生运动史话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建学生运动史话

蔡 如 金

肖 学 信

陈 自 强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建简明历史丛书
福建革命史辑
福建学生运动史话
蔡如金 肖学信 陈自强

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惠安教育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6 印张1.5 字数33千

1989年7月第一版 1989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300

ISBN 7-5334-0260-x/K·5 定价：0.58元

前 言

福建是我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最早的省份之一。一八四〇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迫使腐败的清朝政府签定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中国社会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南京条约》内容之一是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五口”中福建占了两口。从此，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八闽大地。

哪里有侵略，哪里就有反侵略。中华民族具有反对外来侵略的爱国主义传统。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史。以福建而言，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人民解放战争，福建人民不屈不挠，前仆后继，涌现了许多民族英雄、爱国志士、革命英豪！在一个多世纪的岁月里，艰苦曲折的征途中，一代又一代的优秀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继承了前辈的光荣传统，肩负起拯救民族危亡的重担，勇敢地冲锋陷阵，发挥了生力军的巨大作用。他们的斗争历史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的爱国精神、革命传统，很值得新的历史条件下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而奋进的青年一代学习、效法。愿这本小册子——《福建学生运动史话》，能在这方面发挥有益的作用。

本书各部分的执笔人是：第一、二、三部分，蔡如金、陈自强；第四部分蔡如金、陈自强和肖学信各一半；第五、六、七、八部分，肖学信。

编 者

一九八四年七月

目 录

前言

- 1 “五四”狂飙席卷八闽····· (1)
- 2 追求真理，传播真理····· (10)
- 3 “五卅”的反帝怒涛····· (14)
- 4 抗日救亡 匹夫有责····· (20)
- 5 如火如荼的反美反蒋爱国运动····· (30)
- 6 “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 (35)
- 7 “活命义卖”····· (40)
- 8 以战斗迎接黎明····· (44)

1 “五四”狂飙席卷八闽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爆发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学生爱国运动。这场反帝斗争的风暴，由北京迅猛地扩展到全国各个角落，也迅速地席卷八闽大地。

福州学生最先闻风而动。为了响应和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五月七日，成千学生在南较场（今人民广场）集会，举行示威游行，高呼“惩办卖国贼”、“释放被捕学生”、“废除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抵制日货”等口号。军阀李厚基派出大批军警，布满街巷，但看到学生声势很大，不敢镇压。中旬，十三所中等学校学生派出代表，在吉庇巷谢氏祠开会，成立福州学生联合会（后改称福建学生联合会），以领导广大学生深入开展爱国反帝斗争。学联合会成立后，代表福建学生通电上海各报，主张争外交，惩国贼。

五月二十四日，“学联合会”又在西湖开化寺前召开“五四”殉难烈士北京学生郭钦光追悼大会，并举行游行示威。但是，这个决定被当时统治福建的北洋军阀、督军兼省长李厚基事先得知，于二十三日传令福州十三所学校校长开会，施加压力，不许学生游行，扬言要以“武力制止”。各校校长答以“群情汹涌，若强制恐多不便”。李厚基只得将“制止游行”改为“有限制游行”，并提出由教职员

带队，“保护”、“维持”秩序，请愿后即回校，不得出城，旗子不得写“妨害邦交”字样等条件。爱国学生根本不理睬这些条件，坚持按原计划行动。

二十四日清晨，大批武装军警分赴各校监视、“保护”，学校附近的道路也戒备森严。爱国学生抱定“宁可死，会不可不开”的决心，含泪向军警宣扬大义。有的学校学生从后门或爬墙出校。福建师范学校和私立政法学校学生最早到达西湖公园门口，接着各校学生也赶到，在西湖口聚集。军警手持枪棍，荷枪实弹，如临大敌，不准学生进园开会。学生二千多人英勇地冲进会场，举行追悼仪式。当宣读祭文时，会场内哭声不绝。各界事先送来的挽联叠积如山，挽联中写着：“反侵略，反封建，精神宛在；保主权，保领土，英勇遥传！”“丧权辱国谁能耐？大家群起讨伐，舍己为人你占先，四海同声哀悼！”

会后，集队大示威游行。参加游行的四十二所学校学生共分三十二队，每队有一面大旗。游行者身穿白色制服，头戴白色帽子，每人拿一面小旗，上面写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保卫国土、还我青岛”、“为郭钦光报仇”，慷慨激昂的口号响彻云霄。反动派把这次游行视为“妨害邦交”的行为，派出督军卫队团、省警厅武装警察加以威吓压制，进一步暴露了他们卖国的丑恶面目；更加激起福州人民对学生的支持。妇女、老人夹道欢呼，有些商店下半旗为郭钦光致哀。“沿途商店均备茶点，表示欢迎。各小学校学生，年龄过稚，不能随行者，则列队道旁鸣爆欢迎，八闽气象为之一壮。”

在厦门，从五月八日起，同文书院、英华书院、美华书院、省立第十三中学、寻源书院和一些小学的高年级学生，先后分别集合，愤怒声讨北洋军阀的卖国罪行。十六日下午，厦门和鼓浪屿的三十多所中小学的四千多名学

生，举行盛况空前的示威游行。队伍从同文书院（今厦门七中）出发，步伐整齐，队伍雄壮，在铜乐队声中浩浩荡荡前进。同学们沿途散发宣言和传单，高呼“还我青岛”、“严惩卖国贼”等口号。大街两侧，“万众参观，欢声雷动”。当队伍经过日本垄断资本家在厦门的“三井洋行”时，反帝呐喊震撼鹭岛。广大群众同仇敌忾，怒不可遏，有的还拿起石头对准洋行的窗口投去。帝国主义分子紧闭洋行大门，龟缩着，发抖着……

十七日下午，漳州的省立八中、省立二师等校学生举行示威游行。他们手执写有“头可断，青岛不可丢”，“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等标语的小旗，高呼“诛灭卖国贼”、“抵制日货”等口号，沉痛地唱着《国耻歌》，并沿途散发《哀求同胞一致对倭通告》宣言书。游行队伍由丹霞书院（今漳州五中）出发，绕道出南门，经新桥街、新行街、城守营、打锡巷，后由东街抵达中山公园集会演说。听讲者除学生外，还有工人、市民，计一万多人。演讲者控诉了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号召同胞“勿作五分钟爱国心”，一定要誓死收回青岛，坚决抵制日货，把救国进行到底。有一个同学演说到日本侵占台湾的暴行时，声泪俱下，听者情绪高涨，同声高呼口号。有一个妇女情不自禁地大声喊道：“日本仔太坏，我们中国人不买他的货！”演说达四小时之久，至晚上六时才散。会后，学生组织了义勇队，开展抵制日货的运动。

二十一日，泉州私立中学、省立中学、培元中学和县立高小、振兴学校等十三所中小学的学生二千多人举行游行。他们手执“不做亡国奴”的旗帜，高唱“五九雪耻歌”，沿途分发传单，边游行边演说，“路人莫不为之感动”。会后，培元中学的学生到帝国主义分子的寓所，义正辞严地责斥他们阻挠学生参加游行的行径。在学生爱国

反帝斗争的推动下，南安洪濑镇人民赶跑了汉忠医院一个披着医生外衣的日本间谍。

二十五日，莆田各中学派代表到省立第十中学开会，决定发动爱国大游行。二十九日下午，省立十中、省立四师、哲理中学等十六个学校的一千多名学生，无视县长“老爷”的亲自“劝阻”，毅然集会游行。同学们手执“恢复国权”、“誓雪国耻”等标语，沿途高呼口号，散发传单。这天，荔城人山人海，无不赞扬学生的爱国行动。

三十一日，闽西山区的汀州（长汀县）以省立七中师生为主发动各界一万多人召开国民大会。他们在通电中说：“青岛问题，关系全国存亡。汀州边陲，恶耗传来，异常悲愤。”他们强烈要求我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拒绝签字，表示汀州人民“誓作后盾”。会后，各校学生举行爱国大游行。

在这沸腾的五月，怒吼的五月，闽北、闽东各县的学生也相继举行罢课、游行，开展抵制日货活动。仙游的一些爱国学生成立了东区学生会，进行反帝爱国宣传。

六月，反帝爱国运动继续滚滚向前，往纵深发展。

六月三日，北洋军阀政府出动大批警察逮捕北京学生一百七十八人。四日，又逮捕了七百多人。北洋军阀倒行逆施，更加触怒了学生，也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

“五四”爱国运动由以青年学生为主，发展成为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参加的革命运动，无产阶级成为运动的主力。全国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的浪潮不断高涨，极大地鼓舞和推动了福建学生的爱国反帝斗争。当北洋军阀逮捕爱国学生的消息传来后，全省许多地方纷纷声援北京学生的斗争。六月六日，厦门人民不顾反动当局的高压，商店罢市，学生罢课。八日，漳州也罢市、罢工、罢课。抵制日货的运动在全省范围内深入广泛发展，

声势浩大，是这阶段爱国反帝斗争的主要内容。学生们为抵制日货，组织了“五人团”、“十人团”、“演说分团”等，或在街道和其他公共场所“日夜常川搭台开讲”，或深入各商店进行宣传，诚恳地劝导商店收起日货，贩卖国货。宣传中，有的同学咬破自己的指头，写下了“请用国货”的血书，群众深为感动。同学们以身作则，订下了爱国宣传公约，“负责团友自己守约之外，于戚友间更负劝告之责任”。漳州有个同学当知道自己戴的帽子、拿的伞都是日本货时，立即将它们撕得粉碎，摔在地上用脚踩踏。宣传活动取得很好的效果。至六月中旬，福州市除日籍店铺外，大多数日货商贩都表示另图改业，不再出售日货；过去喜穿日本花洋布的都改穿国产布。福州南门兜的群众还树立了一块“请用国货”的石牌，足见反帝爱国思想深入人心。

抵制日货的深入开展，引起了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小撮民族败类的恐慌和仇视。民族败类、不法奸商、窃居福州商会会长职位的黄瞻鸿及其兄瞻鳌，凭仗与军阀李厚基和省警处处长有勾结，凭仗有日本洋行作后台，对抗历史潮流，暗中输入大批日货。福州学联日货调查部得讯后，于六月十四日下午派出十多名代表到黄瞻鳌开设的恒盛布店检查。学生到达时，店门紧闭，拒不许入。学生忍无可忍，奋身爬墙，跃入店中。这时，黄氏兄弟雇佣的十多个打手立即围上前去，拳打脚踢，凶恶殴打，学生多人受伤，蚕业学校一个工友为营救被殴学生，当场被打重伤致死。黄瞻鸿采用“恶人先告状”的卑鄙伎俩，向军阀李厚基诬告学生为“土匪”，到其家“抢劫”。李派兵前往镇压，捕去无辜群众五人。——这就是震惊全省的“黄案”事件。对此，全市学生和各界人士无不义愤填膺。十五日，学生罢课，商店罢市。在学联会的领导下，数千名学

生前往闽侯地方检察厅控告黄氏兄弟，当夜露宿检察厅前。十六日，又有数千名学生赴省议会请愿，要求拘捕黄贻鸿，依法惩办。反动军阀李厚基悍然出动大批军警，分途包围。把请愿学生拘禁于省立第一中学和工业学校，並拘捕学生总代表等四人于军署，下令封闭学联刊物《全闽学生日刊》，张贴布告诬蔑学生为“匪”。这更激起人民的愤怒，不仅学生继续罢课，商人继续罢市，而且工人、船户、手工业者也相继罢工，农民不进城卖菜，有力地支援了学生的斗争。许多女学生组织一个个小组，散布街巷演讲，揭露军阀罪行，呼吁释放被捕学生，惩办不法奸商。福州学生的斗争得到全国人民的同情和声援。六月十六日刚在上海成立的全国学生联合会闻讯，立即电慰福州学生，并电致北京政府，严正要求责成李厚基释放被捕学生。二十一日，上海学生代表一百多人在南洋中学召开声援福州学生斗争的会议。省内各地更是奋起声援。十七日，延平（南平）、建瓯、漳州、泉州、厦门等地均发电支持福州学生、商民的斗争，相继罢市。十九日，南平各界一千多人集会，并致电省政府，怒斥黄氏“殴毙学生自残国脉，为虎作伥，人得共诛”。此外，福建旅宁、旅沪、旅京、旅粤等地同乡会，也纷纷致电省议会，要求逮捕凶犯，释放被拘学生。在人民的强大压力下，李厚基被迫释放了被捕的学生和市民，把黄贻鸿逮捕归案。

这次斗争，把福建抵制日货的运动推向高潮。福州学生继“黄案”之后，不顾反动派的“严令”，进一步开展抵制日货的斗争。省立二中学生李宗韬引刀断指，以血沥书“提倡国货，坚持到底，精力同心，誓雪国耻”十六字，表现了青年学生火热的爱国热情。

在建瓯，青年学生联合各阶层爱国人士，于六月中旬组织了“国货维持会”和“国货调查团”，并将运来建瓯

的兩器日貨，在通濟門燒毀。

在莆田，公立第二中學、公立第五中學等校學生連續數日遊行、演講，許多女學生三五成群，挨家挨戶進行宣傳，分售國貨。七月二十一日，學生將所繳獲的日貨齊集于射圃里，當眾燒毀。

在建陽，愛國學生于七月間展開大規模的抵制日貨運動，迫使日商在城內設立的南華公司倒閉。

在古田，學生也在七月間紛紛組織“反日會”、“救國會”等愛國團體，開展抵制日貨運動。

在德化，青年學生紛紛走上街頭，連日遊行，分送傳單，隨地演說，連小學生看到外地來的人手拿日本貨，也吐口水、起哄。

面臨中國人民洶湧澎湃的愛國怒潮，目睹中華民族的日益覺醒，帝國主義侵略勢力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者，胆戰心驚，惱羞成怒。於是，他們赤膊上陣，妄圖以血腥手段撲滅中國人民的愛國烈火。十一月間，日本駐閩總領事館唆使一小撮日本暴徒組織所謂的“敢死隊”，策劃製造流血事件。十六日，“敢死隊”六七十人帶刀棍手槍，由日本領事館警察署長為總指揮，從倉前山過橋，分作三隊，在台江一帶蓄意借端尋衅，刀刺槍擊我青年學生。過路群眾和趕來勸阻的中國巡警也遭毒手、遍體鱗傷。受傷者有學生、教師、工人、市民和巡警等十多人。這就是震驚中外的“台江慘案”（又稱“閩案”）。

暴行，豈能吓倒中華兒女；鮮血，只能增添炎黃子孫的愛國熱情。自十七日起，福州各校學生全體罷課，商民罷市。十七日下午，各界在省議會門前廣場開國民緊急大會，不期而至者一萬多人。到會各界憤慨萬分，嚴正譴責日本帝國主義的血腥罪行，一致表示要鬥爭到底。大會通過向日本政府交涉的四項條件，必須撤換駐閩領事；向中

国谢罪；惩办祸首暴徒；赔偿一切损失，並作出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决议。厦门、漳州、泉州、莆田等地人民闻讯，连日集会，通电声援。但军阀政府却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壓力，下令标封福州学生联合会及其所办刊物《学术周刊》，妄图压制福建人民的斗争。日本政府还派遣两艘军舰到达福州，日本海军陆战队上岸耀武扬威，进行军事恫吓。但是，中国人民并没有屈服，也绝不屈服。全国人民对福州学生和各界人民的斗争给予有力的声援。神州大地掀起了新的反日爱国风暴。二十三日，上海召开了四万多人参加的声讨日本帝国主义残害福州人民暴行大会，会议通过了就“闽案”对日交涉的八项条件，其中除福州人民提出的四条外，尚有“撤销日本领事裁判权”、“限日本军舰离闽”等。二十九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三十四所中学的学生，计三万多人，在天安门集会和示威游行，各持小旗，写着“血可流，福州不能丢”等口号。十二月四日，上海五万多大中学校的学生又举行盛大游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力救福建同胞”的口号声响彻黄浦江畔。二十日，天津召开数万人参加的国民大会，会后游行，他们高呼：“力救福建！”“众志成城！”“坚持到底！”十二月间，南京、武汉、广州、成都、昆明等十几个大中城市的学生也相继罢课、集会、游行。声援浪潮，此伏彼起。海外华侨和国外的留学生纷纷来电，誓作福建同胞的后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前驱者李大钊于十二月七日就福州事件发表文章，深刻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口头上讲“中日亲善”，实际上进行野蛮侵略的实质。他指出“日本人的铁棍、手枪和中国人的头颅血肉亲善，日本的军舰和中国福建亲善，这就叫‘中日亲善’”吗？在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坚持斗争的壓力下，日本政府不得不于十二月三十日撤走入侵福建的军

舰，后来又撤换领事，赔偿损失，以公文形式向中国政府道歉。

因“台江惨案”所爆发的反日爱国运动，是“五四”爱国运动的继续，它进一步唤醒了同胞爱国救亡的热情，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和伟大力量。

“五四”运动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福建广大学生积极地投身于这场伟大的洪流中，在福建学生爱国运动史写下了光辉的第一章。他们的战斗姿态和爱国精神，为以后的学生爱国运动树立了榜样。

2 追求真理，传播真理

随着“五四”运动深入发展，马克思主义逐渐在福建传播。许多爱国学生初步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他们以勇于追求真理的精神，认真学习，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指导下，广泛、深入地开展以反帝反封建为中心内容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

福建学生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以漳州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学生自治会于一九二〇年六月一日创刊的《自治》半月刊为最早，撰写人都是学生。他们热烈颂扬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和对世界革命的深远影响，指出十月革命给灾难的中国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有一篇文章写道：“自从俄罗斯革命以来，一个血腥骷髅的世界受着那红灼灼的曙光照得大地通红了。……革命的事业不久便就要实现呵。”

一九二二年，在上海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原福州二中学生陈任民回到福州，与方尔灏等同学创办了《冲决》周报，抨击军阀统治，宣传民主革命思想。这是本省最早宣传中国共产党政治主张的刊物。一九二三年夏，陈任民、方尔灏等人在福州二中发起成立“福建工学社”，组织青年学生阅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向导》、《先驱》等共产党刊物，并出版了《工学报》，宣

传马克思主义。从此，马克思主义在福州地区逐渐传播。一九二三年，福州师范学生翁良毓满怀寻找真理的热情前往上海，得到了李大钊的接见和教诲。他回到福州后，以福州师范为基点，利用晚上和星期天时间，秘密聚集几个同学，写文章，刻蜡纸，出版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油印小报。一九二五年三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福建最早的共青团员之一。他接受了团组织的委托，创办“福州书店”，积极经售马克思主义书籍和党、团刊物，使“福州书店”成为大革命时期福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

厦门地区，尤其是集美学校，也是福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策源地之一。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集美学校聘请受新思潮影响的教师来校任教。他们给学生讲授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学说，并介绍进步书刊让学生阅读。一九二三年秋，集美学校师范部学生李觉民“下决心相信列宁主义”。他一方面向同学们宣传“俄国革命的成功和现状”，一方面写信向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求教。不久，担任了团中央通讯员，在集美学校代销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和各种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他的努力下，集美师范部每间宿舍里至少有一份《中国青年》，同学们竞相阅读，思想觉悟有很大提高。同年十一月，他联络了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罗扬才、刘端生等人组织了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进步团体——星火社，出版《星火周刊》。这样，集美学校成了闽南的革命摇篮。

在闽西，邓子恢、陈少微等人于一九二一年组织了“奇山书社”，吸收进步教师和青年学生二百多人参加，其中不少是省立九中的学生。他们经常阅读和讨论《共产党宣言》和《新青年》、《向导》等提出的革命问题。一九二三年，“奇山书社”的同志创办了《岩声报》，揭露

社会黑暗，报导群众斗争，推广革命思潮，宣传社会主义。邓子恢等人在《岩声报》上向广大读者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猛烈抨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罪恶。《岩声报》除了在闽西、闽南销售外，还远销到江西、广东、台湾等十二个省及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是我省创办时间最长、销售量最多、影响最深的宣传新文化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刊物。

一九二二年，在北京读书的建瓯县人杨峻德，把《新青年》和无产阶级文学大师高尔基的作品等书刊传入建瓯等县。第二年，组织了《建属六邑国内外留学同志会》，最早把马克思主义的火种撒在闽北山区。

一九二六年，从上海回乡的共产党员陈国柱在莆田哲理中学发起成立“新读书会”，研读马克思主义书籍，宣传革命思想。汀州省立七中、汀州师范、汀州蚕业专科学校在师生张赤男、罗化成等人的努力下成立“长汀学联”，创立《长汀月刊》，传播革命思想。就学于广东大学的武平人共产党员谢秉琼和长汀人胡铁寰、吴炳若于广州创办《汀雷》杂志，揭露社会黑暗统治，唤起全汀民众站在革命轨道，对鼓舞群众的革命热情，起了积极的作用。

一九二六年，厦门大学学生罗扬才、李松林、董云阁等人在厦门举办以工人为对象的平民夜校，上杭回乡学生蓝维仁、蓝维龙在上杭芦丰创办以农民为对象的平民学校，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工农大众中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革命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无情地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恶，抨击封建主义反动统治，唤醒人民、动员人民反对黑暗势力，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为大革命时期青年团在福建各地建立组织创造了条件。在团中央的指导下，一九二五年四月一日，福州第一个共青团支部成